

市風烈
丛书

苗雨田
著

黑金 白銀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黑金白銀

苗雨田 著

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金白银/苗雨田著. 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2.7
ISBN 978-7-5513-0315-6

I. ①黑… II. ①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55419 号

黑金白银

作 者 苗雨田
责任编辑 韩霁虹 闫 瑛
整体设计 前 程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)
E-mail: tbsyb1@126.com
tbwyzbb@163.com

经 销	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插 页	2
字 数	230 千字
印 张	15.625
版 次	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0315-6
定 价	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邮政编码 710054



第一章

那头由黑炭铸成的硕壮巨牛，牛头向东，盘尾向西，凝卧蛰伏，藏形匿影，一副敛财聚福之相。前来卧牛安宅的阴阳先生安托儿一再告诫道：“这是卧财牛，宜静不宜喧，宜藏不宜露，安安稳稳，平平静静，方保富贵仁人。”

—

王二丫至今都没想到，自己能富到周身都流出油来。

其实，使他翻身发达的小山沟，也实在是荒凉偏僻得要命。这就好比是在一锅翻动着一副干骨架的沸水中，突然，那一副骨架被王二丫从中打捞出来；骨架出水的一刹那，连同水中仅有的浮油也一同被带离了锅面，剩下的清汤寡水只在那里干熬着，自然就显得十分的荒废了。王二丫从波状起伏的山沟里打捞到的那一副骨架，原本是蛰伏在山沟这面大锅的底部的。如果你不仔细地去捞取辨别，也许山沟仍然是悄悄然光秃秃的山沟，

王二丫仍然是山沟里“锄禾日当午”的王二丫。

王二丫最初捞取到的也仅仅是一副干骨架而已，包括他本人在内，并未意识到那会是些富可流油的宝贝。相反，他还因此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之中。

官司的起因是，从王二丫手中买走荒山沟里这处小煤窑的那人突然反悔，并坚持要将已经购得的这处小煤窑退还回来。这样一来，就意味着王二丫不但要退还人家几十万元的预付款，还要再度重新拾起那副如同这荒山般瘦骨嶙峋的令人头疼的烂骨架。王二丫岂肯轻易受人摆布？他将买卖合同“哗啦”一下抖搂而出，做出了一副理直气壮的架势。那人当然也是面无惧色，声称自己业已破产，根本无钱支付购矿款；横竖一句话，就是没钱，能怎么怎么的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。既然双方争执不下，那就只好对簿公堂。法院对这类民事经济纠纷，也只有调解的份儿，并不能立刻强迫那人将小煤窑买走。耗磨到最后，王二丫就有点儿撑不住了，他说要不就再给个十几万算了，这不等于我又赔了十几万给你便宜卖矿吗？那人毫无松动的迹象，看来他是彻底地将这小煤窑认定为一块无肉的干骨架，要坚决地反悔丢弃了。

当这场买卖官司进入异常难缠的耗磨空转之时，王二丫的老婆露面讲话了。她说，这煤矿就是狗屎一坨，也可以留着当干粪烧吧？我就不信它就那么不值钱？！

王二丫这人有个特点，他向来认定老婆说的话耐听。现在既然老婆如此说了，他也就懒得再和那人死缠烂磨了。干脆，这副干骨架还是自己暂且留着，到时候能经营到啥程度算啥程度，反正自己是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还外借了一大笔款，才将村里这口废弃了多年的小煤窑批转复采的。如今便宜卖了，事倒是省了不少，却很不合算。这就如同逆水行舟，该自己出的力一点儿都不能省；即使有些许投机取巧的行径，也属枉然。

王二丫重新拾掇起这个小煤窑时，似有几分冤屈，又有几分豪壮。他原本柔弱的心性逐渐硬朗了起来，站在位于这荒山沟里的小煤窑的井口，一幅振兴的蓝图开始慢慢绘就。但是，他却并不急于招工掘井，为防止上

次冒顶死人事故的再次发生，这次，他要对几个掘进井口的巷道重新进行彻底加固改进，而为此所有的工作，他都亲自上阵完成。不是对别人做的不放心，而是他对矿井巷道的处理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做法。他要将自己的设想变成现实，唯有自己亲自动手，才算放心地做到了家。王二丫的两个弟弟一边帮他干活儿，一边不时称赞：这样就好了！这样子就不会出问题了！

王二丫白天带着干粮在煤窑里翻搅，夜晚才上到井口，坐在煤窑边的小院子里，吃着他老婆为他准备好的羊肉臊子面。他往往在他的两个弟弟吃饭的时候，他的那三个孩子早已进入了梦乡。这个时候，他们弟兄三人吃面条的吸溜声和孩子们的鼾声就会顿然融汇在一起，使得原本荒僻孤寂的院落，一下子就显得有了几分生机。这就好比羊肉面上又加放了一点儿芫荽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王二丫从小喜好香菜、大蒜、小葱、酱醋这些调料类吃食，特别是对芫荽，他更是情有独钟，那是逢饭必食，无饭还吃。拿他老婆的话说，他是将芫荽当了奶；拿他老母亲的话说，他们家的二丫子，天生就是个吃调和饭的料。

晚饭过后，王二丫的两个弟弟连脸也懒得擦一把，就拖着疲惫的身子到隔壁的房间补觉去了。王二丫却并无睡意，不多时，他只身披了件单衫子，来到井口边的荒坡上，斜躺着抽起了闷烟。

初夏的塞外高原，到处溢涨出青嫩嫩甜丝丝的味道，黑沉沉的夜幕之下，远山近坡突兀闪现，一如煤井里深邃的巷道，延伸到四面八方。满天的星斗眨巴着明亮的眼睛，似遥远的幽灵，展现在神秘莫测的乾坤境地之上，让尘世之人心生冥寂，灵觉空妄。王二丫指间的烟蒂一明一灭，间或还可以照见他那涂满煤尘的苍老了的瘦脸。此时此刻，谁也难以将他和小煤窑主联系在一起，他也宁愿自己是个揽工的煤黑子，而不是眼下这愁眉不展的煤老板。令他犯难的不单单是背负着几十万元的借贷款，关键是现在煤炭市场的持续疲软走低，使得开煤矿成了承担巨大风险却获利微薄的黑色行业。一如他白天入窑干活、夜晚遥对星空一般，根本不能从中看出

一丁点儿的阳光色彩。他整天浸泡在暗无天日的幽幽黑色之中，双手是黑色的，脸面是黑色的，面对的一切也都是黑色的。这些黑色的幽灵如同钻心虫一般，正一点点地噬咬着他，浸染着他，由外及里，使他实在难以忍受。他想吼喊哼叫，他想挣扎甩脱，但是，他就像盲人一般，他承认了自己只能是一个守望黑暗的瞎子的现实。他保持了盲人的无奈与平静。他要学会与黑暗沟通，他要学会与黑色共处，他要学会在黑幕的包裹中寂寞却不可寂寥地生存下去... ..

顺着这种在黑色中生存下去的意念，王二丫羸弱黑瘦的身子渐渐有浓重的鼾雾冒出，继而就有雷涛声此起彼伏地跳过这梁盖过那峁，将黄土高原的深夜颠覆在了一片沉香的迷醉之中。

王二丫身子沉静了下去，心却进入了另外一种半虚半实的雾霾境地：雾境中的他是一只跳跃翻腾的玉兔，不过，他这个四十九岁的属兔之人恰逢本命之年，太岁土压运，罗喉星照命，按命理运程推算，当属事忧灾繁之年，实需事事躲避忍让，收心养性才是。但是，偏巧这一年的这一天里，他们卧牛沟村刮来了一股什么民主新风，要重新选举村主任。他王二丫是这个有着二百多口的人村子的村主任，现在要重新再从这二百多双筷子中挑选出一根，仅仅是一根做旗杆的话，那当然还是非他莫属了。不信，你们就挑吧，选吧。王二丫静静地坐在台子上，胸有成竹地等着选举的结果，对眼前闹哄哄的场面，显得不屑一顾。对于早已有了定局的选举，善于表演的人们还是硬要一本正经地去那样忙活一番，过场一番，美其名曰：依法选举，法定人选云云。

但是，这样的选举形式一旦到了他们卧牛沟村，其中的形势就大不一样了，似有一种翻天的烟云迷盖直下，选举结果充满了无数的扑朔迷离。它并未按照人们预先设定的脚本而来。结果是，全村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朱一飞横空杀出，劈头盖脸、毫无情面地夺走了他那村主任的“宝座”。王二丫那个急呀，直急得咬牙切齿，浑身直打冷战... ..

王二丫猛地惊坐了起来。蹊跷的梦境让他惊恐不已。他现在早已不再是什么村主任了，可几个月前的那个村主任选举场面，为何又要如此清晰



地多次在他的睡梦中出现呢？他真不知道，这种落选后的心理折磨，要等到几时才能休止。哎，王二丫呀王二丫，你现在是村主任当不成了，煤矿又没有甩脱卖掉，现在只好自己硬着头皮来开办。办矿可不比当村主任那么风光，一切都得从零开始，事事都需尽心费力。也罢，我王二丫倒要干给全村人看看，看究竟是我王二丫无能耐，还是你们狗眼看人低？

王二丫因了这场梦境，又咬牙切齿地狠想了半天，不觉有股雄壮的气息涌上心头。他那惯常的二杆子脾气又上来了。他不管现在是月黑风高，也不管荒郊野外有啥豺狼鬼怪，他从刚刚睡觉的那道斜坡上跌跌撞撞地走下来，端直来到了小煤窑口的门前。他准备立刻下到井里，马上开始干活，因为，唯有煤井里的超强体力劳动，才能彻底磨灭他心头那股怨恨的火焰，才能使他走出失败的阴影，感觉舒坦许多。同时，干活越多，他的成就感就越强，离他村主任落选的阴霾也就越远。从某种程度而言，他现在不是在为开办煤矿而出力，他纯粹是在那里发泄自己心中的那种不快。

时势造英雄，时世也将一个赌气的人，打造成另一番模样。

一个人真正的厉害，是厉害在心里的。王二丫狠起了要干成一番大事业的决心，看来是任何力量都难以阻挡的。因为，恐怕没有哪个人能将过去的恨事长时间滞留在梦中，而且，能够随时从睡梦中惊醒后，便马上投入到挑战当中。

二

王二丫的煤矿开始用火药和铁器重新进行开采煤炭时，正是新世纪的钟声敲响的当口儿。对于王二丫而言，新旧世纪，仅是历史纪元中以百年为一周期来更替的一种形式，并无任何实质意义。说是新世纪，其实仍是旧日月，旧人世，旧轨迹。而唯一呈新变化的正是他的卧牛沟煤矿。当卧牛沟煤

矿迎着新世纪的曙光，从井下拉出了第一辆四轮矿车装载耀眼的乌黑大炭时，王二丫弟兄三人正在井下查看各个巷口的生产运作情况。当这第一辆四轮车大炭爬出窑口，驶上磅秤铁板时，磅房的小芳姑娘正盯着电视，异常激动地观看着世界各地喜迎世纪盛世的庆典活动。直到她眼前的秤臂杆发出剧烈抖动，她才本能地将目光转移到了窗前拉炭的四轮车上。

“哟，第一车炭上来了！”小芳不由得一阵惊呼，手忙脚乱地挂砵称量，然后在桌子上的一个登记簿上，认认真真地写下了“1.56吨”的字样。是的，这车炭除去核定的车皮重量后，正好是净重1.56吨。小芳记下这个数字，眼睛就一直盯在这一数字上面，总觉得有啥不妥。末了，她才终于理清了无比亢奋的思绪：对了，这是卧牛沟煤矿产出的第一车煤炭；还有，今天是新世纪的第一天。第一天，第一车，这真是太具有纪念意义了。不行，我还是得去告诉我姨父王二丫一声，怎么说也得举行个啥纪念仪式吧，不为新世纪，也该为新煤矿呀，我曾经上学的那个破学校，每周还有个升旗仪式呢。

小芳走出磅房，“姨父——姨父——”地声声叫唤。最后，找急了，她干脆“王二丫——王二丫——”地直呼其名了。

“王矿长在井下呢，叫他啥事呀？”刚才那个拉炭的工人，将黑炭翻倒在存炭场，掉转头，又要下井时和小芳搭起话来。

“哎，停车，停车。我给你说呀，你这车煤可是咱们卧牛沟煤矿在新世纪里采出的第一车煤。哎，也不是，是卧牛沟煤矿的第一车煤，在新世纪的第一天里，拉出来了！这太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啦！你下井后问问我姨父，他怎么就不举行个纪念仪式呢？起码也得放声响炮庆贺庆贺吧？看人家电视上，迎接新世纪的庆典活动搞得有多气派、多壮观呀！”

“啥新世纪、旧世纪？不就是一车黑炭嘛，有啥好庆贺的？我只认拉煤挣钱，庆贺的事，轮不着咱操心。”拉炭工人说笑着，油门一踩，拖着一股浓稠的黑烟又忙着下井去了。

小芳失望地看着工人进入窑口，感觉火热的心头被人浇了一盆凉水，透冰透冰的，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那股子激情。

小芳家住县城，是个看上去很是聪明伶俐的好姑娘，就是对学校教育无心接受，好像是生来就对学习过敏，一看到生字呀、算术呀、单词呀等等的内容，就像初孕的妇女见到了饭食，直想吐。因为学习不好，她最记恨的人就是老师了。特别是那个班主任老师，每次期中考试过后，就将全班学生的成绩名次公布在教室后面的那块黑板上，使她在原本好端端的同学面前矮了半截儿，好长一段时间里，简直难以挺胸抬头。由于对学习提不起兴趣，她最讨厌去的地方就是学校。在她的印象中，学校就好像是一座监狱，除了教室围墙和校园围墙外，还有一道封锁心灵的大围墙。比如，她最喜爱钻研植物、昆虫，一有机会就往县城的那些山上、树林里钻，看这看那的，没个完。还经常将各种奇特的小草夹在书页里，将花蝴蝶制作成漂亮的标本，她真想有机会将自己的这些美丽的杰作在全校展出。但是，她完全能够想来，学校要是能够给她提供这种机会的话，那学校就不叫学校了。当然，学校也不是完全没有给她提供展示才华的机会。比如，她曾在全校的歌唱比赛中荣获过一等奖，她曾代表学校参加过县上的文艺节目表演，等等。不过，这些都是上小学时候的事情了。上了初中后，因她的学习成绩常常搞得一塌糊涂，竟再未有人提及她所擅长的唱歌跳舞一事。大家似乎一下子就被结结实实地捆绑在语外数理化这挂战车上了，似乎天下也仅有这一辆战车，方可冲锋陷阵。有时候，小芳也觉得委屈：怎么，你们学得好的，就高人一等啦？我们学习差的，就一无是处啦？全班只看重学习好的学生，把我们其余的所谓差生，就当做陪读的啦？最后，小芳实在难以忍受充当陪读生的那种角色，上初二这年，就决意要退学回家，逢人难劝。幸好，她的大姨父王二丫煤矿开采在即，正缺人手，她就过来充当了过磅员。虽是失学，却并未失业。时年，她刚刚十六岁。

小芳回到磅房，脑子里还在思谋着这卧牛沟煤矿的第一车炭。她实在是为这没有由头的第一车炭叫屈呀。想到她上学的那个班，第一名总是常常受到老师的夸赞；可卧牛沟煤矿的这个第一，怎就没有引起任何一个人的注意呢？

小芳心不在焉地转换着电视节目的频道，可节目的内容大同小异，全

世界都在为新世纪的到来而欢呼雀跃。唯独卧牛沟煤矿，不但忘记了新世纪的喜庆，更连自己在新世纪的第一天里产出的第一车煤，也就那样平平常常地料理过去了。

直到晚上上灯时分，小芳将这一肚子的不平气息向刚刚从井下上来的姨父当面说了后，她才终于得到了满意的答复。

她姨父王二丫说：“是吗？真是这样巧吗？那就听外甥小芳的，我们今天晚上大摆酒宴，既是庆贺我们煤矿开始生产，又是迎接新世纪、新生活的到来！”

小芳努努嘴说：“光吃喝也没啥意思吧，得搞个里程碑式的玩意儿，让大家永远铭记这一天。”

“对，就这一天，都记住，记住啊！”王二丫笑呵呵地说。

“嗯——”小芳思谋了半天，突然说，“我想，我们还是将今天的这些煤都存下来，用它在显眼地段垒一个别致的造型，以示纪念。纪念新世纪的第一天里，我们卧牛沟煤矿第一次出煤了。”

王二丫一听，说：“好呀，那就造头卧财牛吧。就垒在我们前面大门口那片地方，让人家一进大门，就明白是进入卧牛沟煤矿了。”王二丫突然受到了启发，脑子里一下子迸出了这么个主意。

众人刚开始以为是说闲话，逗着玩儿呢，一听说要造头卧财牛，就都亢奋不已，像顺躺着的一串鞭炮，一下子被引线点燃了起来：“对！就垒造一头卧财牛！”大家异口同声。

十天后，卧牛沟煤矿的大门口里院卧下了一头硕壮的黑色炭牛。大门口上方“世纪精煤”四个大字，金碧辉煌。那头牛，牛头向东，盘尾向西，凝卧蛰伏，藏形匿影，一副敛财聚福之相。造牛之人，是专门从南方请来的有名石雕匠人。卧牛安宅，则请了本地最具名气的阴阳先生安托儿。安托儿受王二丫恳请，打开通书，翻动喜神方位图，对照九宫八卦，避凶趋吉，将卧牛安置到吉星方位，口中不时念叨着：

禄存高大丁兴盛

九星得位照此祥

小芳不知从哪里搞来一串响炮，平放到“卧牛”身旁，正待点燃时，却又害怕得尖叫着躲开了。一个挖煤工走上前来，随手拎起串炮，将叼着的香烟旺旺地狠吸了几口，在烟头就要对着炮捻的一刹那，却被安托儿一声喝断：

“这是卧财牛，宜静不宜喧，宜藏不宜露，安安稳稳，平平静静，方保富贵仁人。”

众人即刻点头，像马上听明白了，却并不明澈。

三

阳历年的钟声敲响过一段时日后，旧历年的脚步终于逼近人们的面前。卧牛沟煤矿从腊月二十三起，开始息窑。五十多号工人擦净身上一个多月来的煤尘污垢，准备回家去过年。这样一来，可愁坏了矿长王二丫，他正在为给工人们筹集回家过年的工钱而苦恼得焦头烂额。该借的钱他都借遍了；该贷的款他也贷到头了。那么接下来，他还有什么弄钱的好法子呢？思来想去，他还真是一筹莫展了。他的大兄弟王二卜转借来的几千块钱，已刚刚打发走了几个来矿时间较长的贫困工；他候兄弟王二卡千搜万寻而来的几万块钱，也像玻璃冰入锅，只轻飘飘的几下过后，就化得无影无踪了。事情就像攀登珠峰，越往上，就感觉越不好出气。珠峰上缺少的是氧气，王二丫缺的却是人民币，二者不是一回事，却有着一种类同的感觉。

“现在还有多少人等着要钱？”弟兄三人碰一块儿时，王二丫又问。

“还有二十来人。有几个年轻人等不来钱，已经先奔回家过年去了。”老三王二卡负责工人生产安排，这几天却专管工人生活起居，唯恐有什么地方考虑不周而惹出些许事端来。

“刚开始生产，就遭逢过年。我看干脆接着生产，不放假回家，看谁还再逼着要钱？”老二王二卜没好气地说。可谁都知道，小煤窑过年息窑这是规矩，轻易更改，唯恐不妥，他这话算是白说。

“唉，银窝煤矿时兴入股，一下子解决了好些资金缺口，我们何不也这样试一试？”王二卜提醒说。

弟兄三人一阵沉默。王二丫吸干最后一口烟，将焦灼的海绵烟蒂踩碎在砖地上，待用喷气式打火机点燃又一支烟的当口儿，突然把火熄灭。他将叼着的那根尚未燃着的香烟，重新捏在手里，毋庸置疑地说道：“行！缺工人的钱，愿意的，就当股资人在矿上，到时候结算分红利；不愿意的，反正没钱给，就去拉炭吧，以炭顶资。”王二丫一边说，一边将烟点燃吸了，接着说，“反正一句话，我们刚开始生产，宁肯自己吃亏，也要让工人满意，留个好声誉，不愁炭销不出去，矿办不下去。”

“工人满意了，产量上去，炭又能销得出去，我们的煤矿就不愁办不好。”王老二赞口说道。

出人意料的是，当工人们得知这一消息后，同意入股的并不多，而甘愿拉炭抵资的倒有不少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也不能完全责怪矿工们眼光短浅。这些来自穷乡僻壤的煤黑子，还就是单凭在煤矿井底摸爬滚打得来的那点儿钱来养家糊口，还款抵债，滋生过活。他们人生的全部内容，就是被困在了眼前的脚梁面上。抬头固然有天，他们却始终认为，脚面早已是让他们足以承受的硕大的一片天地了。这也许是惯常的那种匍匐生活的使然，也许是匍匐式的惯常生活，使他们习惯了紧盯着脚梁面上的人生去运转。高天是瓦蓝的，低地是肥硕的，脚面上的庄稼人生，感觉踏实而靠稳。当然，这其间也确实有令人同情的可怜者，煤工洪务宝当属其列。

洪务宝今年虽然刚二十岁出头，却已经是相当老练的煤黑子了。那年，刚满十八岁的他在新婚之夜的第二天，便毅然离开温馨的洞房，一头扎进了暗无天日的炭窑，干起了这挖黑煤、挣大钱的营生。这就像当年被日本鬼子逼急了中国人一样，也是蜜月之中痛离亲人，断然参军奔赴壮烈的抗日前线，去保家卫国了。当然，促使洪务宝舍弃新媳妇温暖的怀

抱，毅然决然地奔赴煤窑掏炭主战场的并不是日本鬼子，也不是哪个催命的债主，而正是他自己的父亲洪老干。洪老干不知从哪年开始，患上了重症肝病，但是他却一直拒绝去治疗。他并不是不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，主要还是因家中尚无宽裕的打油钱财，他根本就无法顾及自己的身家性命。不是说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嘛，他这“病树”倒前唯一期盼的春天，就是希望自己唯一的儿子洪务宝能将媳妇娶进门来，那样也算是成全了一家人家，了却了他今生的一桩夙愿，终归也算是死而无憾了。寒门出贵子，其实，寒门更出孝子。洪务宝见老父病重，勉强听从父亲完成了娶媳妇的一应事项。之后，他便急赴最可来钱的煤矿井底，为奄奄一息的父亲挣钱治病。就像富人们到银行取钱一样，他也是在不出三个月的时间里，一口气为父亲挣到了救命的几千元现钱，终将父亲送进了大医院，留住了一条残缺的性命。

所谓残缺的性命，就是洪老干已经错过了生理治疗的最佳时机，他需长期与医药打交道，方可保全性命，否则就会是死路一条。啥叫与医药打交道？说白了，其实就是与银钱打交道。你有钱了，将白花花的银子滋溜溜毫不间断地送到医院，病人就会在各种液体的滋润下，适时活泛了起来；你一下子没钱了，无可奈何地脱离了医院那根晃晃荡荡的塑胶导管，你的生命便随时如同那根瘦弱的变形导管，在甚或是美好人间、甚或是万恶阎罗殿里开始晃荡不堪。所谓生不如死，描述的大概也就是这等的情状。

洪老干住院不下十来次，花去医药费几万元，现如今，终归是家徒四壁，债台高筑，已经再无银两求医问药了。他整天伏卧在那卷烂被窝里，双眼塌陷，眼珠子显得黄亮外凸，似有某种崩漏的恐怖，令人不敢与之对视。他浑身上下裹束着一层蜡黄的鸡皮样，人稍有动作，里面的骨头便奇形怪状地布露开裂，似要顶破鸡皮，穿刺而出。他的肌肉和脂肪早已耗磨殆尽，只剩了皮包骨头这样一副模样。起先，他还能外出方便，后来就气虚体乏，脚步竟难以迈过小小的门槛，只能由老婆扶着，在家里的土炕上大小便了。洪老干虽是这等情况，但内心却很平静，他只希望自己就这样静静地消磨下去，一天天向着死神指定的方向悄然靠近。只要不花家里

的钱，他就觉得踏实了许多；而一旦去医院费钱，他就急躁异常，恨不得自己马上去死，免得将一家人都拖入到生存的绝境中去。

但是，他的儿子洪务宝却偏不听他那糊涂的一套。务宝就认准爬煤窑那一条黑道，拼死拼活去为父亲挣钱治病。

前阶段，他听人说，像他父亲这种病，不能只在小地方瞎折腾，非得到大地方去投名医根治不可。他就想到了要去一趟北京，那地方是首都，治父亲这点儿病应该不在话下。于是，他就以前所未有的干劲，投入到了为父亲筹集进京求医所需钱财的煤窑中去，有时甚至三班四班连续干，让人很难想象他那桩乌黑的木墩，其实也仅是血肉之躯。

正当洪务宝没日没夜没命地从井底往外掏炭的当口儿，他的那两个不争气的鼻孔却出了点儿不大不小的麻烦。他身体里的鲜血，会毫无缘由地从鼻孔往外涌流。幸好，这几天因为等着矿上发钱，闲着没事，他在工友们的劝说下，搭乘了一趟拉炭的大车，到县医院找大夫帮忙给堵了堵，但还是不顶用。

不多时，化验结果出来了，原来他得的是和他父亲一样的病症：肝病。

卧牛沟煤矿矿长王二丫听说此事后，当天便将洪务宝的工钱结算一清。他是矿上拿到工钱较早的一人，同时，也是拿到工钱最多的一人。另外，王矿长还特意为他补发了八百元的慰问金，附带一三轮车大炭，尽管此时矿上正在为给工人们发工资而一筹莫展。

然而，事情就在打发走了矿工洪务宝之后，出现了转机。洪务宝走后的第二天，其余十几个一直在等待拿钱回家过年的矿工，一同找到王二丫门上，说是愿意以工资入股，只是临近年关，一人得拉一三轮车炭回去，好给家里的老婆孩子有个交代。

王二丫听工人们这样一说，眼怔怔地看了大伙儿半天，他内心不由得感慨：看来，人心都是肉长的。我王二丫怜悯了洪务宝，大伙儿才理解并同情起了我这个当矿长的难处了。

是的，人之所以为人，就在于他有着对美与爱的本能的向往，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在人心中最隐秘的某个角落，总会有一架扁豆花在幽幽绽放。



第二章

王二丫来自特别干旱少雨的北方内陆沟壑区，当他突然间面对这么广阔无边的大海时，他原本龟裂的心田，一下子湿润了；他原本皱褶的皮肤，猛然间舒展了；他原本崎岖的视野，刹那间平坦壮阔了。

—

三月的黄土高原，迎来了一场蒙蒙细雨，柔亮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儿的雪花，正飘飘扬扬地向着卧牛沟村飘洒了下来。这样的细雨对于进入卧牛沟煤矿的黄土道路来说，实在是有些过于柔弱，往往还没等雨丝落地，就已被飘浮在空中的黄尘土末煤屑雾霭吸附一空，路面上一尺多厚的真正的浮土却已然焦渴地鼓噪着、漂浮着、跃动着……

渐渐地，好不容易才有的细雨却停息了下来。土路上，一辆辆运煤的大卡车摇摇摆摆地颠荡而过，刚刚才有几分柔润的空气中，复又弥漫着毫无休止的焦土灼味；公路两旁，刚才还有些许鲜嫩味道的越冬植被，

一下子就被扑面而来的灰尘笼罩得失去了发芽拔节的姣好面容。路边更远一些的地方，想必会有另一番春意在萌动吧？但是，放眼望去，枯枝是焦黑的、地表是被焦土覆盖着的，满心满意的蓝天白云终被挤压在了——一片墨黑之中……

在卧牛沟村的这片天地里，春天定会来迟。唯一可寄希望的，当数卧牛沟煤矿了。

这一日，一个羸弱黑瘦的身影出现在了卧牛沟煤矿的工棚房里。粗心的矿工们已经难以辨认出他是谁了。他只好可怜巴巴地自我解释说：“我是洪务宝呀！怎么，这才过了个年，你们就翻脸不认人啦？”

“哦——”众人一片惊叹，这才明白了过来，但还是对他有些眼生。一个煤工拿来一面镜子，递在了他的手心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你自己瞅瞅，你还是你吗？”

洪务宝目光呆滞，躲闪中，终瞅定了镜面中的那副面孔：枯黄焦黑的一张瘦脸上，前额、颧骨、鼻梁和嘴巴分外突出，双眼及腮帮则格外塌陷。最可怕的要数那双眼睛，它深深地嵌入了骨头缝隙，眼珠却尽量向外鼓突着，仿佛一不小心便会掉了出来；间或眨动那么一下两下，更会显得惊心动魄……

洪务宝瞅着镜子，抓镜子的一双手不由得猛烈抖动了一下。他显然是被镜子中的那张脸孔给吓着了，即刻将镜子放了下来，自言自语地哀叹道：“瘦了，瘦了！病抓人哪！”

这时，矿长王二丫走进了工棚。他进门后，一眼瞅定洪务宝，暗自嘀咕：“这是……”矿工们直叫：“是洪务宝、洪务宝！”他心里咯噔一下。

洪务宝也看见矿长进来了。刚过了新年，逢人都要去问候一声的，更何况这人是矿长呢。他正要走上前说：“王矿长过年好！”王矿长却先发话了。他很是着急地说：“你咋成这把身子骨了？……还想下井呀？下不成了！还是回家养病去吧。”王矿长明显打破了刚过新年问候人的传统，使原本欲上前礼让一番的洪务宝尴尬地站在了那里，他那原本黑瘦病弱的身子，更显得可怜无助。他的嘴唇微微动了动，喉结骨在鸡皮样的细束里夸